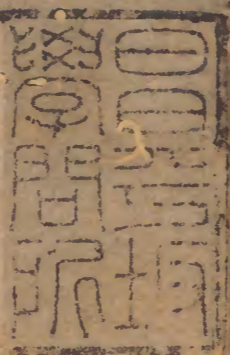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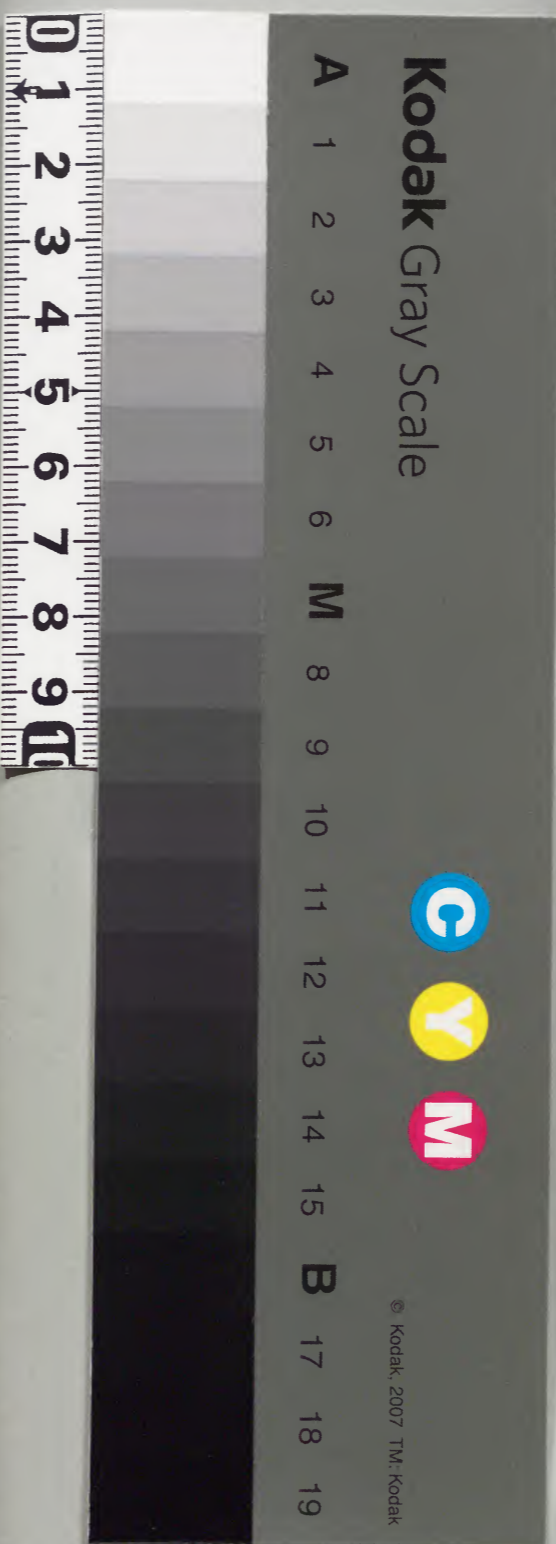


素問註證發微

四



庫文閣内	
函架	漢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941
冊數	12 ( 4 )
函號	300 171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四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弟庠生馬茂馬葛馬盡馬芸全校

○通評虛實論

第二十八

評論也內論病有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波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

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

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帝曰虛實何如波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

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



此與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尅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尅之時則死如夏時之火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爲對未及於實也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脉滿是謂重實重平聲

此言病有重實之義也太熱爲病邪氣甚熱以後文寒氣暴上脉滿而實照之則此氣熱者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其脉甚滿是實而又實謂之

重實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脉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瀉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脉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脉口寒瀉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奈何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此節即經絡俱實絡虛經實經虛絡實者而擬其脉體



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  
虛者即前精氣奪則虛也實者即前邪氣盛則實也經  
爲陽絡爲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絡並之則經皆  
爲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爲陰寸部  
爲陽尺部爲陰急脈爲陽緩脈爲陰滑脈爲陽濇脈爲  
陰脈熱爲陽脈寒爲陰今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實也尺  
脈緩而見陰是絡亦實也所謂經絡俱實也必其急緩  
之脈帶滑則爲順而生帶濇則爲逆而死何也大凡物  
類皆有虛實必滑澤則生枯濇則死非特脈爲然也故  
五藏骨肉滑利所以其脈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

藏濇滯則其脈亦濇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於物  
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  
氣有餘故脈口熱唯絡氣不足故尺部寒春夏屬陽合  
經與寸秋冬屬陰合絡與尺惟脈口熱而尺部寒故時  
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脈口不宜熱熱爲逆而死時逢春  
夏則陽氣高而脈口宜熱尺中宜寒當爲順而生即主  
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  
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即經虛絡滿也滿者實也唯絡  
脈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脈虛故脈口亦寒濇春夏應  
經與寸所以寒濇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生



不言治主病者即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  
為陰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虛為陽今滿則灸之虛則  
刺之由此觀之則六抵灸主於為而刺則可補也

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脉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  
以治之岐伯曰虛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惛然  
脉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瀯則死也按甲乙經作  
缺一虛字氣虛氣之下多一上字尺虛三者並虛為當故  
下文以氣虛尺虛脉虛為各詳上文重實以氣無脉滿為  
重實此節脉虛氣虛尺虛為重虛者甚有理不但尺  
寸俱虛為重虛也王氏似未當還以甲乙經為的

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脉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  
者真氣不足也故脉動無常尺虛者腎氣不足也故行

步惛然脉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脉按之不應手也  
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則瀯滯而死矣  
帝曰寒氣暴上脉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  
逆則死

此言氣寒而脉實者亦以滑為生而瀯為死也帝言上  
文氣熱脉滿已謂重實必滑則從瀯則逆今者寒氣暴  
上脉亦盛滿與氣熱脉滿者異其於滑瀯逆從生死何  
如伯言不問寒熱止論滑瀯雖因寒而實必其脉滑而  
為順則生脉瀯而為逆則死也

帝曰脉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



死

此即脉證雜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也脉實滿者是陽脉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是陰證也乃真氣又虛也若此者真邪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盛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脉盛頭熱者不能支於夏手足寒者不能支於冬故死

脉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

此言證與脉反者死也脉浮而濇乃肺脉之應於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盛金衰主死此前後無問答之語疑

為錯簡也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脉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有口字

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脉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脉口之脉急大而堅是陽脉也宜尺部則濇而不相應耳然必手足溫者是陽證也故有是脉有是證則為從而生否則脉雖急大堅而手足反寒是謂逆而死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脉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



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有息者脉何如歧伯曰喘鳴有息者脉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此言乳子脉與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脉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乳子而病熱陽證也而脉則懸小是陽證見陰脉也然手足溫和正氣猶存脉雖懸小特未大耳故可以得生否則手足寒而死矣又乳子中風發熱喘鳴有息者陽證也脉當實大惟實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實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歧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

下白沫何如歧伯曰脉沈則生脉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歧伯曰脉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脉不懸絕何如歧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澹者曰死以藏期之

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證隨脉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所碎積而生諸證故腸澼為總名而下三者為諸證也因而飽食筋脉橫解腸澼為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大陰陽明篇亦云久為腸澼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有等俗名腸風下血有糞前來者為近血是腎肝有火糞後來者為遠血是心肺有是血為陰而下血為陰證若身熱則火



盛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脉沈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脉也若脉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脉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謂之痕泄難經謂之木痕泄然脉以懸絕為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死脉不懸絕則脉不死伯言終當以元氣為主故脉必滑大則生若懸瀉則死其死者以藏期之所謂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是也按脉訣云下刺微小却為生脉大得洪無瘡曰今屢治此疾亦有滑大而生沈小而死者其懸瀉之謂也

當以經言為的也

帝曰癩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癩疾之脉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此言癩疾之脉得陽脉虛脉而生也癩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脉所以病久自已若脉小堅急則得陰脉故死不治然癩疾之脉當有取于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實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脉訣云病定癩狂其脉實牢保安吉寸關尺部沈細時如此未聞入救得正與此大義相合又按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癩有法又以靈樞癩任篇考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癰虛實何如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



病久不可治

此言消痺之病得陽脈而生也消痺者熱證也故脈實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於病久則益不可治矣

厥要精微論云痺成爲消中靈樞五變論消痺可參看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方盛瘦論云診有十度脈度藏

度肉度筋度俞度又按靈樞有骨度脈度篇各而又有經筋篇各至於形度則無之今帝以爲問而下文無答語乃他篇之錯簡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亟音棘塞入声

此言三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之俞穴秋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石也彼癰疽不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寫之則內爛筋骨藏府豈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作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痛與纓脉各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太骨之會各三暴癰筋纒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痛音賄掖脈同纒軟同



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傍三痛蓋肺經之穴在胃中者曰雲門今日肺經之旁則是足陽明胃經氣戶等穴也刺瘡曰瘡三痛者三次也刺三次則有刺瘡者三其曰纓脉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入迎水穴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纓之所故曰纓脉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腋下生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五痛宜是膽經之淵液穴也腋下三寸得之鐵三分禁灸若刺之而熱不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即手心主之穴三痛宜是天池穴也腋下三寸乳後一寸

鐵二分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鐵三分禁灸穴列缺去腕側上一寸半及大骨之會各三痛當是手太陽小腸經之肩貞穴也在曲肘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鐵三分灸三壯有等暴發為癰隨其分肉筋綆而痛在外之魄汗出之不全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為俞之類也按癰疽大義悉具靈樞經

八十一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

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



陽經之絡穴支正在手腕後五寸胃之募曰中脘是也

四寸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

開一寸五分共為三十刺之五疝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

以腎為足少陰也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即靈樞九鍼論之第六

鍼也

霍亂刺俞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傍即志

室穴也刺之五疝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又取足

陽明日胃倉穴二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及上有意

舍穴各三疝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

足陽明者以其為胃穴也

刺癰驚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

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此言刺癰驚之法也言刺癰驚之脈有五其一鍼手太

陰肺經穴各五疝乃刺其經穴經渠也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禁灸

其一刺手太陽小腸經穴各五疝當是經穴陽谷也按

灸聚英主癩疾手外側腕中脫骨下陷中鍼二分灸三壯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

通里然謂之絡傍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按鍼

英主風虛驚恐悲怒刺之者一疝而已其一刺足陽明

胃經之解谿按鍼灸聚英主癩疾其一刺足踝上之五寸



即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按鐵灸聚英主癩疾鐵刺三分留五呼灸三壯之者三瘠而已

凡治消瘠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

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擊偏塞閉

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跛音八

寒風濕之病也高膏同塞入聲下同著者同跛音隻路同

韋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跳曰跛音波易曰跛能履又音避國語云丘無跛

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膏粱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凡為消瘠為仆擊為偏枯為痿為厥為氣滿為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

人暴時有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凡為隔塞為閉絕為

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為

暴時而厥為聾為前後一偏而塞為前後俱閉不通等

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于風熱極

肉消筋脉不利故有為瘦為留著之病也其有寒有風

有濕者則又為蹠為跛之病也

黃帝曰黃道暴痛癩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

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

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脉氣又逆于上而



不下行則拂積于上中二焦故為黃疸為暴赤為積疾  
為厥為狂諸證所由生也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  
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滿而不能實五藏  
本與六府相為表裏今飲食失宜吐利過節以致六府  
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平各病自  
生也大腸為傳導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胃為倉廩之  
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脉道阻滯故為頭痛為耳  
鳴為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 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論脾胃病之

所以異名異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脉也生病而異者何也  
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  
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  
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  
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  
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卧上為  
喘呼入五藏則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故喉主天  
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  
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  
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風



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更平

此言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為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藏為

陰胃府為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為實太陰為虛

秋冬太陰為實陽明為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太陰為

順逆陽明為從秋冬陽明為逆太陰為從是更逆更從也

陽脈從外陰脈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為表裏

而其病異名也如下文陽病身熱不嘔目上為陽陰

異名也下文之所謂帝以異狀為問伯言人身本與天

地相參故天在外主包夫地地在內主包於天人身六

陽氣猶天氣也主運于外人身六陰氣猶地氣也主運

于內陽運于外者為實陰運于內者為虛故大凡賊風

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陽經受之則

入六府而為身熱為寢卧不時為上為喘呼皆陽證也

陰經受之則入五藏而上為臍滿閉塞下為殮泄又為

腸澼皆陰證也不唯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

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

無言唯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

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於頭而手之三陰從藏以至

于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

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於足是



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陽於  
 風者必上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於濕者必下先受  
 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  
 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  
 夫王註以陰陽異位更實更虛強入者非殊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印在其中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  
 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  
 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  
 無氣以生故不用焉為去聲

此言有脾病者四支之所以不能舉也帝言脾在內四

支在外然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靈樞經脈篇有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伯言四支皆稟氣于胃而胃氣不能  
 自至於四支之各經必因於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  
 之氣化為精微之氣者乃得至于四支也今脾經受病  
 如上文臍滿閉塞澀滯之類則不能為胃化其水  
 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之氣而各經  
 之氣日以衰微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  
 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  
 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



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長掌同主也著者同

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按曆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

各主王用事十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此推之春主正二三月除十八日則亦王七十二日夏主四五月除十八日則亦王七十二日秋主六七月除十八日則亦王七十二日冬主八九月除十八日則亦王七十二日共為二百六

十日自下伯言脾屬土土主中央常以四季之月王十八日則脾主四時之四藏亦各十八日所以不得獨主一時也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為依着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于各經而不得專主于一時耳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歧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盛故太陰為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四為字俱去聲

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於各陰胃經行氣于各陽而脾必為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按靈樞足陽明之脈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上膈按咽上三陰正指脾也陰陽類論曰三陰為母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

豈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能行其津液哉

○陽明脉解篇第三十 詳論足陽明胃經脉病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入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 惡去声下俱同

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木能尅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鼓不為

動者鐘鼓屬金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脉多氣多血邪客之則熱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逆則喘而惋熱惋熱則煩惋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臍則死連經則生

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深所以至死厥逆外連經脉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



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證由於此矣

○熱論篇第三十一 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即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已上者何也不知其解

願聞其故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于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故為之為去聲則為之為平聲

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略以告之也帝言人傷于寒傳為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水熱穴論帝問人傷于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又此處王註以傷寒論中至夏變為熱病之熱病強解甚非蓋未有傷于寒而然有愈者愈不成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為然也

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膀胱經也

按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小腸經亦可稱為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經而言耳乃諸陽經之所屬其脉自睛



明而始上連于督脉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  
 一身手足陽經皆屬于此故穴有一百二十六真為諸  
 陽經主氣也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人之傷于寒也自足太  
 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  
 皆成熟病雖曰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  
 至于死者蓋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  
 也唯兩感于寒而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  
 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  
 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

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  
 脇絡於耳故胃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  
 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于  
 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  
 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  
 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  
 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于寒者七日巨陽病衰  
 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  
 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  
 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嘔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



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音乾音干監音

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

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也人之身

不三陽為表三陰為裏其巨陽為三陽最在外陽明為二

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為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為

表也其太陰為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為二陰在太陰

之內厥陰為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為裏也皆由

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類論人之

感邪自表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感于皮毛留而不

去入舍于絡絡留而不入舍于絡脈留而不入舍于內藏

於經脈留而不去入舍于內府留而不去入舍于內藏

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繆刺論釋此斷不可失此義方有來歷今試以傷寒之邪行于

經脈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于目內眦上額交

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故

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脈如此所以頭

項痛腰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

所傷定以七日為期故二日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

明受之陽明胃經屬土主肉其脈挾鼻絡于目所以身

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脈之行莫詳於靈樞

言其辭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張仲景云自陽明以



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于耳  
 所以胃脇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當三四日發此則三  
 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已  
 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即後三陰經也  
大素俱更此藏字為府字者皆未考此義耳此事難知集李東垣謂非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者尤強或  
 失於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  
 太陰脾經之脈布胃中絡于嗌所以腹滿而嗌乾也張  
景云尺寸俱沈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  
 受之少陰之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  
張仲景云尺寸俱沈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

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所以煩滿  
 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二日已  
 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  
 六府皆已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  
 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於  
 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  
 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  
 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  
 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為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已  
註釋之繆蓋三陽為長三陰為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  
人入戶升堂以入於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奈有二



陰三陰一陽二陽以隔之豈有運出而搏之太陽之理上  
 故謂初時所感之邪皆之陽明者尚未盡衰則可斷非  
 厥陰之邪又再出而傳之太陽也至於已後餘經亦非  
 相傳皆初時所傳之邪至此方衰也本篇衰字最妙愚  
 註難經正義條以此義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  
 載於五十八難之下  
 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  
 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  
 有噫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其少腹亦微下斯時也大  
 邪之氣皆去病日已矣所以其愈皆在十日已上者此  
 也又考各經經脈全在足經與手經無涉蓋足太陽與  
 少陰屬水水得寒而水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  
 而土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木凋若手之六經則  
 屬金與火火得寒而愈烈金得寒而愈剛所以寒不能  
 傷之也此議出于劉草窓氏真足以破萬古之  
 疑彼以手經為說者蓋不考諸經之經脈云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其  
 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  
 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

府藏之脈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

按正理傷寒論曰脈  
 發其汗脈細流數病在裏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但  
 有表證脈大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脈沈  
 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  
 又當以脈為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  
 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  
 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



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  
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強上  
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而有治之方復有禁  
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  
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  
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  
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  
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食夫肉則肉本性熱而難化  
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  
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于強食而此止云肉正以

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  
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  
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謔言一  
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  
入六日死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  
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  
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謔音古長上聲  
此言兩感于寒者大約六日而死然亦有三日而死者  
也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



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陰受之陽  
 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  
 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陰病則囊縮而厥  
 也此則自其經脈之行而為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  
 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  
 入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為  
 十二經脈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故感邪則熱愈盛病  
 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事難  
 知集問兩  
感邪從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  
 入殊不知邪從風府而入則自府而截不必傳經而府  
 藏俱感矣其云從鼻  
 息而入者非經旨也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  
 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此言溫病暑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于冬者為正  
 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其有所謂溫病者則夏至已前

者為病溫張仲景云冬感于寒至春變為溫病此非瘟  
 瘧風瘟瘧毒瘧疫可同蓋彼乃更感異氣變

為他病者楊玄操雁安常謝氏俱未知此義故誤釋難  
 經况本經溫字本溫和之溫正以寒中有熱而不可謂  
 之專寒熱中有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溫  
 名之彼更感異氣乃時候使然非正一人者後夏至

日者為病暑然人感乎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  
 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炙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

有可汗之理者是也按經言暑當發汗後出用  
 通澤瀉利水等藥者何也蓋感暑者



者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為表裏使  
之滲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  
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利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刺熱篇第三十二

詳論五藏熱病而有  
刺之之法故名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  
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  
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此篇備言刺熱病之法而先以肝經言之也言凡五藏  
成熟病者未遽熱也各有先見之證而及其邪正相爭  
則熱病乃加然其甚其死必以尅我之日得汗而愈必  
以印得其位之日在各隨其府藏以治之而已試以肝

經言之肝熱病者其始必先小便黃先腹痛先多卧而  
此身乃熱蓋肝經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先  
黃腹痛多卧也及其邪氣與正氣相爭則狂言而驚脇  
滿而痛手足皆躁卧不得安正以肝經之脈從小腹上  
俠胃貫膈布脇助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此諸證兼見  
也肝之病發為驚駭見金匱真言論故病則驚胃不和則卧不  
安今木來乘土故不得安卧也然以庚辛而甚金尅木  
也以甲乙日而大汗本經氣旺之日也必以庚辛日而  
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肝與膽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  
耳所謂氣逆者必其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蓋肝經自



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負負者癸定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樂音洛卒音猝

此以心熱病者言之也心熱病者其始先不樂數日其邪氣入於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卒然心痛煩悶善嘔頭赤疼痛面赤無汗蓋心脉起于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小腸之脉直行者循咽下膈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

至目外眥故此諸證兼見也心在液為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然以壬癸日而甚水尅火也以丙丁日而大汗本經氣壬之日也必以壬癸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唯心與小腸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倪仰腹滿泄兩頰痛甲乙甚戊巳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此以脾熱病者言之也脾熱病者其始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而且欲嘔蓋胃之脉起於鼻交頰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頰後下廉出



六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顛故先頭  
 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脉其支別者復循胃別上鬲注心  
 中其直行者上鬲俠咽故煩心欲嘔也然後身乃發熱  
 及其邪與正爭則腰痛不可以俛仰腹滿而泄兩頰皆  
 痛蓋胃之脉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  
 合以下鬲關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之脉入腹屬  
 脾絡胃又胃之脉自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  
 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頰痛也然以甲乙日而甚木尅土  
 也以戊己日而大汗以本經氣旺之日也必以甲乙日  
 而死以其氣逆則死也惟脾與胃為表裏故刺此二經

之穴耳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  
 喘欬痛走胃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  
 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  
 已

此以肺熱病者言之也肺熱病者其始先淅然而厥毫  
 毛皆起惡風與寒舌上先黃蓋肺主皮毛故熱中之則  
 先淅然惡風起毫毛也肺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  
 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也然後身乃  
 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喘欬交作痛走胃膺背不得太



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蓋肺居膈上氣主胃膈在變動  
為欬背為胃中之府故喘欬而痛走胃膈背不得太息  
也肺之絡脉上會耳中今熱氣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  
而寒也然以丙丁日而甚火尅金也以庚辛日而大汗  
以本經氣壬之日也必以丙丁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  
惟肺與大腸為表裏故刺一經出血如大豆狀其病當  
立已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筋痠苦渴數飲身熱火爭則項痛而強  
筋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負負澹澹然戊巳  
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巳死刺足少陰太陽數音

此以腎熱病者言之也腎熱病者其始必先腰痛筋先  
痠先苦渴而數飲蓋膀胱之脉從肩膊內俠脊抵腰中  
又腰為腎之府故腰先痛也腎之脉自循內踝之後上  
膈內出臑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  
俠舌本故筋痠苦渴數飲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  
正爭則項乃強筋寒又痠足下又熱不欲言語蓋膀胱  
之脉從臑出別下項腎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趣足心  
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踰內又其  
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為諸  
證如此也其氣之甚逆則頭痛圓圓然而靡定澹澹然



而無意味也然以戊巳日而甚土尅水也以壬癸日而  
 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戊巳日而死以氣之甚  
 逆也惟腎與膀胱為表裏故取此二經之穴耳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

此兼上文而言汗出之日必在子所勝之日也肝以甲  
 乙日而汗以木勝也心以丙丁日而汗以火勝也脾以  
 戊巳日而汗以土勝也肺以庚辛日而汗以金勝也腎  
 以壬癸日而汗以水勝也本藏雖病而藏氣未衰猶能  
 勝邪故汗出有如此耳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

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  
 者刺之各曰治未病

此言治五藏之熱病必於其所先見者治之也肝屬木  
 主東方左頰應之故左頰先赤心屬火主南方顏應之  
 故顏先赤脾屬土主中央鼻應之故鼻先赤肺屬  
 金主西方右頰應之故右頰先赤腎屬水主北方頤應  
 之故頤先赤其熱病雖未發而有此先見之赤色乃從  
 而先治各部謂之治未病也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  
 此又即熱病而決其病已之期即上文汗愈之日之義



也凡熱病從面部所起者如肝起于左頰則甲乙日而巳心起于頰則丙丁日而巳脾起于鼻則戊己日而巳肺起于右頰則庚辛日而巳腎起于頤則壬癸日而巳也  
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此言誤刺五藏之熱病者一誤則三周而已再誤則必死也刺之反者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皆刺之相反者是也當三遇所勝日而病始已重逆者初刺之誤尚待三周况可再誤乎故謂之死也

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  
前言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指各藏自汗之日而言此言凡用鍼以發汗者亦至所勝之日而刺之則汗亦可大出也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  
此言治諸熱病者必飲之以寒水衣之以寒衣居之以寒所也凡治熱病者必先以寒水飲之乃用鍼以刺之刺之之後必寒其衣寒其處則熱退身涼乃可以止鍼也



熱病先胃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為五十九刺

此以下皆即熱病先見之證而分經以治之此則以先胃脇痛者言之也熱病先胃脇痛手足躁乃足少陽之病也瀉足少陽之木氣補足太陰之土氣恐未傳土也如病甚者為五十九刺按水熱穴論帝曰夫子言治熱病者五十九俞願聞其處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中行謂上星額會前頭百會後頂次次兩旁謂臨泣目窓正營承靈腦空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

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支之熱也五藏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藏之熱也按靈樞經熱病篇五十九俞與此同異不一宜各而詳之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手臂痛者當刺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

肺經也王註以肺經取絡穴列缺大腸經取井穴商陽

熱病始于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頭者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也王註以為

熱病始于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胃經也王註以為



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為五十九刺

此言熱病始于身重骨痛耳聾好瞑者當刺足少陰腎

經也蓋腎主骨故刺之如病甚當刺前五十九穴按靈

病篇云熱病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與此節相同

熱病先眩胃而熱胃脇滿刺足少陰少陽

此言熱病始於眩胃而胃脇滿者當刺足少陰腎經足

少陽膽經也王註以為兩經之井榮穴主治

太陽之脉色榮於顛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

已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

之脉色也

按少陽之脉色也六一字王氏所增當依行

此舉太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足太陽膀胱經之病

脉赤色榮於顛骨乃太陽熱病也蓋顛為諸骨之宗太

陽與腎為表裏腎主骨也然雖榮於顛骨而猶未交於

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

太陽之病待壬癸日可愈也若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

厥陰之弦脉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蓋太陽

受病當傳入于陽明今又厥陰之脉來見是土敗而木

賊之也水生數三死期不過三日何也其熱病內連腎

也揚上善云足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

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氣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



連於腎腎為熱傷故死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此舉少陽經熱病而決其生死也少陽之脈赤色榮於頰前則是顴骨下近鼻兩旁乃少陽之熱病也然雖榮於頰前而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少陽之病待甲乙日可愈也揚上善云少陽為木少陰為水少陽色見之時有少陰脈爭見者是母勝子故木死

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胃中熱四椎下間主膈中熱五椎

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臑也項上三椎陷者中

脊節之謂椎椎窮之謂臑按督脈經三椎下間名身柱四椎下間無穴五椎下間名神道六椎下間名靈臺七椎下間名至陽然數第一椎者項骨之上有三椎乃項骨也三椎之下陷者中乃大椎也由此而下數之則諸椎得矣末句舉數椎之大法也

頰下逆顴為太瘦下牙車為腹滿顴後為脇痛頰上者鬲上也即面部以知病莫詳于靈樞五色第四十九篇

此總面部之色而知腹中之病也色見於頰之下而又



逆觀而上行乃大瘕泄之疾也

按靈樞五色篇當以顛下為大小腸之分難經

亦有大色見於下牙車者為腹滿之疾色見於顛之後

者為脇痛之疾則此曰顛後者顛之後也故指為脇

色見於顛之上者為鬲上之疾也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

首二節論熱病故名篇後二節則論勞風腎風也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為汗衰狂

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

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

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

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

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

可立而傾也且夫熱病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

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

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按靈樞第二十三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膏肓甚者死又

曰熱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陰脉之極也死

此言病溫汗後者為脉躁為狂言為身熱不食者之必

死也病名曰陰陽交謂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

盛而穀氣消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

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

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



盛則脈盛邪退則脈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尚躁疾不為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勝其病也至于志舍于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今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脈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為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有成功矣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歧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

其為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

歧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按陰陽別論靈樞五變篇俱有風厥

此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為風厥之證而當行補寫之法也汗出之後而身有復熱以風氣尚在也汗出之後而煩滿不解以下氣上逆也其病名曰風厥正以足太陽膀胱經受風少陰腎經與其為表裏也腎經得膀胱之風熱則氣止從之而為厥耳所以治之者亦惟寫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逆上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帝曰勞風為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為病也使  
 久強上真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帝曰  
 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  
 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  
 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

此言勞風之證當有治之之法也勞腎勞也從勞風  
 故曰勞風腎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腎勞風生其  
 治法在於肺下不但當治腎而已且其為病也正以勝  
 胱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  
 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今腎精不足外吸

膀胱膀胱不能上營故使人頭項強而視不明也肺被  
 風薄勞氣上薰故令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  
 攻勞熱相合故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然所以治  
 之者亦唯救其俛仰而已蓋強上真視唾出若涕不能  
 俛仰此疾最為苦之今特救其俛仰則膀胱引精上肺  
 者計在三日中年者計在五日素弱不精明者計在七  
 日可使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  
 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所以必救其俛仰而使  
 之出耳愚細玩此節之辭似為醫籍中之勞證其治之  
 之法止有以救俛仰一法當為鐵法及導引之  
 法但其法不傳  
 不敢強為之附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胗靡然壅塞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胃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效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凌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效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

氣上逆故口苦舌乾卧不得正偃正偃則效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效甚也腹中鳴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善不否同按風水之證又見水熱穴論奇病論靈樞論疾診尺篇

此節詳腎風有風水之名必有諸證可驗也面者首面也胗者足面也面胗靡然而腫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水腫曰水是也又害於言者蓋腎之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於言也然其腎氣既虛則不當刺有不當刺



而刺則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  
氣必時熱必熱從胃背上至頭皆汗出必手熱必口乾  
苦渴必小便黃必目下腫必腹中鳴必身重難以行必  
月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必不能正卧正卧則效此固  
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之所轉於陽  
經者其陽之氣必虛邪之所轉於陰經者其陰經之氣  
必虛今腎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轉之故少氣及時  
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脈絡于少腹少腹中  
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腎脈注胃中胃中不和也正偃  
則效甚者以腎脈入肺中今邪氣上迫于肺也諸凡有

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蓋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  
腹乃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口苦舌  
乾者以真氣上逆也不得正偃者以正偃則效出清水  
也諸水病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效甚也腹中鳴者以  
病本于胃胃中作鳴也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  
煩而不能食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隔塞也身重難以  
行者以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經脈  
閉也正以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  
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愚觀月事不來似為婦人而論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

惟此一證則有異耳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內論諸證或陰陽偏勝或營衛俱虛或肺行喘息皆逆調使然

故名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為去聲

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以其陰氣少而陽氣多也陰氣者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陽氣者諸陽經之氣及衛氣也人身有非常之溫有非常之熱為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是乃陰氣衰少陽氣太勝故然耳據第三節以並此節則此節似非外感也當為內傷耳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

曰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非衣服之本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生者是人必多痺氣也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

陰氣陽氣與上節同按此曰痺氣者即靈樞篇大剛柔篇之所謂寒痺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

此言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以陰氣虛而陽



氣盛也四支者屬陽風亦屬陽一逢風寒兩陽相得况  
陰氣衰少則水少不能滅盛火而一身之陽氣獨王獨  
王則不能生水唯陽氣獨勝而止是以遇風寒而如炙  
於火如火之熱且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燦也  
按此節當為內傷兼外感者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為  
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太陽氣衰腎脂  
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  
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  
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

骨痺是人當斲節也長上

此言病有極寒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至凍慄者又  
以肝心之有火也人有身極寒者湯火不能熱之厚衣  
不能溫之而不至凍慄者何也正以是人者平素腎氣  
頗勝恃其勝而專以水為事縱慾志返故足太陽膀胱  
之氣衰少足少陰腎經之脂枯况腎經止有一水而肝  
心共有二火一水不能勝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  
水不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自非湯火厚衣  
之所能熱也其所以極寒者信由于此然所以不凍慄  
者亦以肝固一陽也內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



有君火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耳且此病又曰骨痺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豈特身寒而已哉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岐伯曰營氣虛衛氣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此言人之肉苛者以其營衛俱虛身志不應其死必也苛痛重也卽下文不仁不用也不仁者不知寒熱痛痒也不用者不能舉也言有肉苛者非不近衣絮也而其苛自若正以營氣者陰氣也運于內爲陽之守故其氣

虛衛氣者陽氣也運于外爲陰之使故其氣實太陰陽明論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卽本節虛實二句之義指大凡營衛二氣之義論之非就肉苛者一人而言也惟此肉苛者營氣虛則營不能生血而血無以充其形故不仁衛氣虛則衛不能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故不用不仁且不用肉甚痛重其肉未必有減于昔也且其身用而志不內應志爲而身不外隨兩者若不相有然故曰死帝曰人有逆氣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有起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



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  
故歧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  
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  
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經  
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  
此肺之絡脉逆也絡脉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  
脉之病入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則  
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  
津液主卧與喘也帝曰善按病能論有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之義可參看義與此異  
此言人有逆氣諸證有關於胃者有關於肺者有關於

腎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卧者是不能安卧也而鼻  
息呼吸喉間有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者足陽明  
也凡足之三陽其脉自頭走足今足陽明之氣逆而上  
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  
下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正下經所謂  
胃不和則卧不安也 人有或卧或行起居如故而其  
息有音者何也乃肺病也肺之絡脉逆也絡脉者列缺  
為絡穴其氣旁行於手陽明經今絡脉不得隨經上下  
故留於本經而不能行之別經然絡脉之病人也微故  
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 人有不得安卧卧則必喘



者何也是腎病也乃水氣之所客也水循津液而統故  
水客則卧不安縱卧則喘正以腎者乃水藏也主津液  
今腎經客水宜乎其卧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六而伯  
之所答者三有脫簡耳愚今以意推之其所謂不得卧  
而息無音者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卧得行  
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肺主氣故肺病則喘腎  
主骨故行則骨勞所以至于喘也有不得卧不能行而  
喘者是胃病腎病肺病也行卧皆難喘則甚于有音此  
所傷之尤甚者歟

○瘡論篇第三十五

瘡、凌、庫之義故各篇當與靈  
樞歲露篇第七十九卷看

黃帝問曰夫痲瘡皆生于風其畜作有時者何也岐伯對  
曰瘡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  
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曰何氣使然  
愿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  
陽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  
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  
寒生于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  
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  
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營氣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踈  
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



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疫音皆後世從音誤也畜

靈樞歲露篇作穉其義同蓋穉即積之義故其旁皆從禾伸當作呻欠越俗謂之呵欠

此言瘧之始發所以寒繼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疾者以夏傷于暑秋遇乎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日而作

也疫瘧者瘧之總稱也王註以為若瘧不必然格致餘論朱丹絳亦以為若瘧乃

兩日一作纏綿不已故有是名愚思本節有是以日作句則每日一作之瘧亦是疫瘧也必隔兩日者乃疫瘧也但本節起語曰瘧瘧皆生于風則皆之一字九寒瘧温瘧瘧瘧不一每日間日三日皆可稱為疫瘧也况葉

十一節明有間二日或間數不發之謂畜發時之謂作日之語何韋五指為疫瘧

黃呻為腎之聲久為腎之病道猶路也據下文有其道遠則此道當以路訓

之伯言瘧之始發一身毫毛先起隨即呻欠交至寒慄

鼓頷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

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帝

以何氣使然何道往來為問伯言陽病者上行極而下

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陰

則陽虛而陰實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是陰陽之虛

實更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

瘧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於陰也當是之時則內

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以言陽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頷蓋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交承漿



却分行循頤後下廉出大迎下入迎今胃之經氣虛則  
惡寒戰慄而頤頷振動也以言巨陽之虛則腰背頭項  
皆痛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頭別下項循肩膊內俠  
脊抵腰中故膀胱之經氣虛則腰脊背項痛也此正下  
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  
陽俱虛則氣并于內內之陰氣勝所以骨寒而痛以寒  
之生於內也外焉寒慄鼓頷而內焉骨寒而痛故中外  
皆寒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此乃本篇下文之意始與下文發熱方有來歷陽與陰復并於外則外之陽氣盛而內  
之陰氣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所以發

端而渴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由此觀之則瘧氣者陽  
并於陰則陰勝陰并於陽則陽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  
此數語見第節彼此義正相同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  
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疾者始於夏之暑發於  
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爲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夏傷于  
暑熱氣盛藏于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彼營氣在內爲陽  
之守者乃陰氣也此暑伏于陰氣之中特未之發焉耳  
至於人之汗空踈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又浴之  
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舍於皮膚之內又與衛氣并居  
下文所謂秋傷于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於營而



風寒居於衛營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于外二邪隨之  
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於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度此  
邪氣者得陽而外出瘡之所以發也夜行于手足六陰  
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瘡之所以蓄也內  
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日一作也病之始末蓋至是  
而備矣然玩下文語意則此當為先寒而後熱之寒瘡  
數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于陰  
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

間去声  
著着同

此言瘡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者由于邪氣  
之舍深內薄于營氣間與夫五藏之橫連募原其道遠  
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發于外而此陰邪附着  
於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著者其發難陰邪方與衛氣  
相拒而爭不能與衛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  
而作耳

帝曰善其作日晡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  
於風府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  
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滕  
理開滕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



也其出於風府日下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  
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脉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  
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按此當與靈樞經論首節參  
看但此曰一十五日者連風府  
之項脊三推而言彼日二十一日者除項脊言自  
本推而始也故二十六日與三十一日亦不同

此承第一節言瘡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  
其後漸至於早者以其邪之出者日高也帝問瘡有始  
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言風寒  
等邪初客於風府即督脉經穴也自項脊循膂下行旁為  
脊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日復出於足  
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項轉行後項大會於督

脉之風府穴大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

大椎又名百勞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為二十四節

二十四氣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

客于脊背也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入邪

氣入而病成本作字但此作字言病成也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

氣而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於風府也始時入

于風府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至二十五日下至骶

骨則二十六日乃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脉即膂筋之

間蓋腎脉循腰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脊上貫

肝而入肺中以其貫脊循膂伏行故謂之伏膂之脉也



由是循伏膂之脉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

中即陽明胃經穴也在前領下其氣日高故瘡之作也

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又按本節言邪氣

而至後第十一節言有間日數日發者為邪氣雖衛氣

不相值何朱丹谿乃以為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間白

一發者受病半年一月一發者受病一月則一年半年一月之義何據而然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

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

此承第二節言瘡之間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

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

者柰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脊而下者也故虛實

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

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

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

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

之所合則其府也不當風汗之所字靈樞

歲露篇篇作府字中去声

此亦承第一節而言瘡有日作者乃邪氣因衛氣而出

而有等邪中異所則其所發亦隨衛氣之所出也帝言

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乃開開則邪氣乃入入則病

作作若胚胎夫曰衛氣至風府而邪氣反入此乃衛氣

之義下同



之虛者也今邪氣與衛氣日下一節則邪氣所發去風  
 府已遠不必盡留于風府乃因衛氣之每日大會于風  
 府而其瘡日作者何也伯言邪氣者必客于頭項之風  
 府循脊而下如第三節之所言也然衛氣所行之分肉  
 有虛實不同故邪之所中者亦隨虛而異其處不必盡  
 當平於風府而入也是以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  
 而病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  
 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衛氣所在之  
 分肉與邪氣相合則病發故風之所感無常所則無常  
 府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言府也非風府之府也衛

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乘虛而合之或頭項或背  
 或腰脊或手足皆府也此皆不由風府而入者則邪氣  
 日亦不盡出入於風府故隨衛氣而發者如此  
 帝曰善夫風之與瘡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瘡得有時  
 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瘡氣隨經絡流  
 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按此節曰風乃本經風論之風  
 帝此言風證無時而休瘡證有時而休皆各有其由也帝  
 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瘡證之所感者有者有寒亦有  
 風也本相似同類而風證常在無時休止瘡則有作有  
 止得以有時而休者何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處則亦常



留其處故常在而無作止之時惟瘡氣則隨經絡而入  
日沈而依薄于內如上文日下一節舍于營氣舍於五  
藏橫連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出而邪氣乃作也  
帝曰瘡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  
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膚之中  
秋傷于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于  
寒而後傷于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瘡帝  
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  
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瘡其但熱而不寒者  
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痺

瘡

水寒當作小  
寒瘡徒干反

此言瘡有寒瘡溫瘡痺瘡之殊也夏時傷于大暑矣其  
汗有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小寒藏於腠  
理皮膚之中猶未遽發瘡也至秋傷於風則瘡成矣但  
其作時則先寒而後熱耳正以寒氣屬陰風氣屬陽今  
小寒重感於夏而風氣又感於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  
氣此所以先寒而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於暑而感  
暑之後感其小寒又先于感風則寒氣以為之病機名  
曰寒瘡有等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則先感陽氣後感  
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為之病機名曰



溫瘧據後第十二節以中于風而發于春者為溫瘧則溫瘧非夏感于暑而發于秋者此也故今秋時  
之瘧惟先寒而後熱者最多又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  
要知溫瘧原非秋時有也者陰氣也肺氣熱盛于身厥逆上衝乃陰氣阻絕也因  
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于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盛  
而獨發所以但熱而不寒也其證少氣者氣虛也煩冤  
者裏熱也欲嘔者胃熱而不和也表裏名曰瘧瘧蓋凡  
病熱者皆可名為瘧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  
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肺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  
以為瘧瘧也此證也亦必發之于秋者歟按本經分明  
自暑有寒有風而朱丹絃乃謂有食有痰又謂有氣虛  
血虛又謂有氣瘧愚思之皆由風寒暑二氣成瘧而瘧

後有食痰虛證非食痰虛證即能成瘧也又聞有瘧瘧  
瘧瘧者獨非三氣之所成乎又聞有鬼瘧者用符咒而  
愈非真有鬼也邪氣已衰用符咒符咒之吾心似有所持  
而瘧遂不發耳否則瘧鬼未附人身之先將存于天地  
間何所哉

帝曰夫經言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  
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  
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  
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  
無刺渾渾之脉無刺漉漉之汗故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  
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  
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



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  
 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  
 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  
 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  
 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  
 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熇火沃切瘧音鹿為  
 其之為去声下同病  
 此詳言瘧氣未發之時陰陽未并邪氣未盛故當乘此  
 而治之也帝問大凡有餘者寫寫不足者補之人之病  
 熱其勢以為有餘入之病寒其勢以為不足殊不知經

言有餘者乃邪氣之有餘不足者乃真氣之不足而外  
 感之為熱為寒者皆有餘也非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  
 意全在須其自衰而刺之之義且以有餘不足與寒熱  
 相類故借其辭以發之言瘧者之寒也非湯火之能溫  
 與不足而相類及其熱也非冰水之能寒與有餘而相  
 類斯時也正瘧發之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  
 後可施以刺之之法者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之熱  
 熇熇者熱盛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脉脉以邪盛而亂也  
 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汗大出也茲而無刺之者為其  
 病勢正盛而刺之則逆其病氣所以未可治也是何也



吾試以瘧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陽入之陰則陽氣  
并於陰斯時也三陽虛則內之陰氣盛而外全無氣所  
以寒慄鼓頷頭項俱痛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陰與  
陽復并於外則內之陰氣虛而外之陽氣實故隨熱而  
渴欲得冷飲也由此而觀則瘧氣繼焉并於陽則陽勝  
始焉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為寒陽勝則為熱如此此段  
正與首正以瘧乃風寒不常之氣病極則復至不特一  
節相同發而已方其發時熱如火速如風雨誰得而止之故經  
言又曰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害真氣因其衰時而刺  
之則事必昌平此正無刺熱盛脈亂汗多者之謂也又

何也瘧未發時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乃  
安邪氣乃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治  
其已發謂非以其氣逆之故哉按後人用藥必當在瘧  
不但用鐵為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熱藥助熱  
反無益而增其病勢矣此義當與靈樞逆順篇參手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  
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  
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  
血者皆取之此真泄而未得并者也

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之法也言瘧  
本可攻攻之宜早方瘧之將發陰陽將移必從四末而



始四末者手足之指也四末爲十二經并榮俞經合之  
所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大指屬手太陰肺經  
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肺經行於大腸一陽一陰爲之  
表裏故陽已爲邪所行而傷陰必從之而行即肺與大腸以爲十  
且經必先于未移之時堅束其四支之脈使邪氣在此  
經者不得入於彼內之陰氣不得出於外又必細審詳  
候見其邪在孫絡至盛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則真氣  
自往而邪未得并所以堅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  
此

帝曰瘡不發其應何如歧伯曰瘡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  
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  
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乃休衛氣集則復病也

此言瘡未發時之所驗以衛氣離而病得休也帝問瘡  
不發時其應何如應者驗也伯言瘡氣之發必更盛更  
虛陽入之陰則陰盛而陽虛陰出之陽則陽盛而陰虛  
當瘡氣之所在在陽經盛則身熱而脈躁在陰經盛則  
身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寒熱皆已始焉隨衛氣而  
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可驗者如此必待衛  
氣再集則此瘡復發耳視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  
帝曰時有間一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歧



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瘡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間去聲

此言瘡有間二日而發有數日而發有發時必渴有發時不渴皆各有其由也瘡之相間而發者正以邪氣之發必隨衛氣而出凡衛在六府而邪亦客於六府邪氣有時不與衛氣相值故邪氣不隨衛氣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耳至於渴之有甚有不甚者亦以瘡之為病陰出之陽則陽勝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勝而熱不甚故不渴也按本經分明言瘡之間二日間

數日者以邪氣與衛氣不相值致餘論朱丹絳謂二日一發陰分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為少陰瘡作於寅申巳亥日為厥陰瘡作於辰戌丑未日為太陽瘡夫以子午屬少陰者彼見五運六氣之子午年屬少陰君火司天則當以卯酉陽明燥金為在泉遂指之日少陰厥陰太陽亦然率合附會殊非經旨况子午日用少陰藥而卯酉日又可用少陰藥乎性性用之亦無應無理甚矣且丹絳治瘡一門九經絡治法全與內經不合故後世用丹絳之方不能取效者多矣又明醫雜著以發于晝者為氣虛用四君子湯發于夜者為血虛用四物湯晝夜俱發者為氣血俱虛用八物湯是以內傷者而治外感俗之所謂關門趕賊也無理太甚矣

帝曰論言夏傷于暑秋必病瘡今瘡不必應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

此言瘡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於秋時之病瘡也



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則瘧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於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應之瘧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相反耳故秋時為瘧者熱在肌肉熱極則寒故其寒也甚冬時病瘧者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其為寒不甚春時病瘧者陽氣外泄腠理開發故惡於風夏時病瘧者暑熱薰蒸津液外泄故多汗其病之異狀如此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燦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

用乃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舍去聲此詳溫瘧之義也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其寒氣藏於骨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燦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蓋亦隨衛氣而出耳此病始時何所舍藏實藏之於腎也正以腎主於冬冬時藏邪由風府下行於伏膂之脉故曰腎藏之也又復上行出於缺盆之中則從內而出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之陽則陰虛而陽盛



陽盛則熱矣既而陽氣逆極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曰溫瘧也由此觀之則溫瘧之所舍者腎耳若夫寒瘧之所舍藏已見於第一節中矣

帝曰瘧瘧何如岐伯曰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于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命曰瘧瘧帝曰善

此詳言瘧瘧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盛於其身以致氣

逆上衝其中氣頗實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之時腠理乃開遂使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熱病乃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病之所以大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及故止熱而不寒此熱氣者內藏於心肺而外舍於分肉令人消爍肌肉病命曰瘧瘧由此觀之則瘧瘧之所舍者肺與心耳

○刺瘧篇第三十六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

此言膀胱經之瘧證而有刺之之法也是太陽之脉從



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  
者從膊內左右別下貫鬲過解樞故令腰痛頭重寒從  
背起也其先寒者固以熱極生寒而後熱者亦以寒極  
則熱但先寒之寒則內熱之極耳焮焮者甚熱狀也喝  
喝者亦熱盛也張仲景以暑證為喝而此云喝熱生本  
為真氣虛熱止則為真氣復今氣復而汗反出是乃邪  
氣盛而真氣不勝故此瘡難已當刺却中以出其血却  
中者即委中穴係本經也在膈中央約紋中動脈刺五  
分留七呼灸三壯王註又以  
為金門者未的  
少陽之瘡令人身體解休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

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解解同

此言瘡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瘡令人身  
體解休解休者即謂之曰寒則寒不見甚謂之曰熱則  
熱不見甚是也王註釋解休唯惡見人如見人則此心  
惕惕然而恐懼也蓋膽本屬木木邪盛則胃受之胃熱  
盛則惡人但胃氣虛見人則有恐懼意耳陽明脈解篇  
謂陽明盛則喘而惋惋則惡人者是也及其後也熱多  
汗出甚正以熱盛則熱多而中風則汗出當刺足少陽  
本經之穴耳王註以為使氣主之在足小指次指岐骨  
足陽明之瘡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及乃熱熱去汗出



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

此言胃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之瘡令人先寒洒淅其寒最甚久乃寒變為熱蓋以熱盛則外先寒而久寒久則始變而為熱至於熱去則汗出亦邪氣勝而真氣不勝故也喜見日月光又欲見火氣乃快然陽明脈解篇謂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蓋陽明本多氣多血熱邪盛則惡人與火而今反喜之者乃胃氣之虛故也當刺足陽明跗上之衝陽穴耳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刺三分留十呼

灸三

足太陰之瘡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

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樂音路好去声

此言脾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陰之脈支別者復從胃上鬲注心中故心之志為喜今子既受病母必憂之乃不樂惟不樂故好太息也脾主化穀邪氣薄之故不嗜食脾之外為三陽經脾之內為三陰經正陰陽出入之界故多寒亦多熱也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病乃衰也俟其衰後即取本經之穴以刺之耳王註以為公孫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刺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陰之瘡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



此言腎瘧之證也足少陰之脈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  
故嘔吐皆甚其寒熱不時故皆多但就中論之腎為陰  
藏陰氣生寒今陰氣不足故熱多寒少胃脈欲獨閉戶  
牖而處今土刑其水胃病反見於腎瘧也其病難已正  
以土刑其水也按甲乙經云其病難已取之本經之穴  
耳按甲乙經以為太谿大鍾主之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鈹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癰狀非瘧也  
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瘧音降數音胡悒音邑  
此言肝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足厥陰脈循股陰入

腎中環陰器抵小腹故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而  
為瘧也然非真瘧也數欲小便之意耳腎之志為恐故  
恐懼者腎氣不足且腹中悒悒然而不暢也當刺足厥  
陰之穴耳王註以為太衝主之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陷中鈹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足六經瘧方足太陽用蒼朮加生地黃芍藥胡加桂湯足陽明桂枝二白虎黃芩芍藥加桂湯足少陽小柴胡湯足太陰小建中湯異功散足少陰小柴胡半夏湯足厥陰四物玄胡苦練附子湯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  
陰陽明間去  
上文言足之六經已盡矣而此下五節又以肺心肝脾



腎言之其肝脾腎已為上文足三陰之瘡而後又重言  
其詳耳此節言肺瘡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肺瘡令人  
心寒者邪盛乘所不勝也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  
見者心氣不足肺部有餘所致也當刺手太陰肺經與  
手陽明大腸經耳王註以肺經之列缺大腸經之合谷  
留三呼寫五呼灸三壯合谷在手大指次  
指腋骨間陷中鐵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心瘡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此言心瘡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煩心者心熱則煩且  
甚故欲得水以救之惟其熱甚則反寒多蓋熱極生寒  
也寒既以則火少衰所以不甚熱也當刺手少陰心經

之穴耳

王註以為神門主之掌後銳骨  
端陷中鐵三分留七呼灸七壯

肝瘡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此又言肝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厥陰之  
瘡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瘡狀恐懼氣不足腹  
中悒悒然不止此在經而不在藏也肝色蒼蒼然者色  
不明潤也太息者病氣不舒也其狀若死者厥陰為陰  
之盡而邪氣入深身不能動也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  
以出血耳王註以為中封主之足內踝前一寸筋裏宛  
宛中仰足取陷中伸足乃得之鐵四分留七  
呼灸三壯  
脾瘡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此又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脾脉上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挾咽故令人腹中痛熱則腸中鳴水與火相擊而成聲也鳴已汗出熱以邪散也當刺足太陰脾經之穴耳王註以為商正主之

腎瘧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

此又言腎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愛其病

難已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腰者腎之府今腎有熱則令

入洒洒然腰脊痛也宛轉則難於轉身也大便秘以腎

主二便而腎氣不足故大便難也目眴眴然水虧則火

盛故目不明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與足少陰腎經之

穴耳王註以膀胱經之委中腎經之大鍾主之按此專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藏瘧方肺瘧用黃芩加芍藥

湯心瘧用桂枝黃芩湯肝瘧用四逆湯通脉四逆湯脾瘧用小建中湯芍藥甘草湯腎瘧用桂枝加當歸芍藥

湯胃瘧用理中湯九難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

陽明太陰橫脉出血

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陽明之瘧



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  
則光火氣乃快然然在經而不在府也六府止又以胃瘧  
重言者蓋胃為六府之長也且將也將病之時善饑而  
不能食縱有所食而支滿腹大以胃熱脾虛也當刺足  
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之橫脈出血耳王註以胃經之  
主之以橫脈出血為脾經謂足內踝前斜過大脈則太  
陰之經脈也厲兌足大指次指端去爪中如韭葉刺一  
分留一呼灸一壯解氣衝陽後一寸半陷中刺五分留  
三呼灸三壯三里在膝下三寸胫骨外廉兩筋間刺三  
分留三呼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方寒瘧發身  
此言瘧發將欲熱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熱

則刺跗上之動脈當是衝陽穴也蓋足陽明胃經者乃  
五藏六府之長也故取其穴以刺之足跗上五寸動脈  
三壯按藏灸聚英即衝陽穴下載刺禁論云則開其空  
刺足跗上六脈血出不止死則衝陽無疑也  
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此言瘧發將欲寒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欲  
寒雖未發熱而熱盛將寒也肺為氣之主而胃為六府  
之先脾為五藏之主腸胃為海當刺此四經開其空以  
出其血則可以無寒矣王註以為四經  
之井榮主之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五腧俞各一適肥瘦出其



血也去  
魚反

此言瘡脉滿大急者當有刺之之法也瘡脉滿大急當

刺背俞曰太杼穴者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二寸半鐵三分留七呼灸七壯

又用中鍼刺傍五腧俞曰譏譏穴者左右各一意譏去中行開

三寸自附分開戶膏肓神堂數至意譏為第五故曰五腧俞去脊中左右各開三寸正坐取之必手重按病人

言意譏應手鐵六分留三呼寫五呼灸二十七壯肥者深刺多出其血瘦者淺刺

少出其血此乃刺法之要也

瘡脉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

此言脉有小實急者而有刺之之法也瘡脉小實急者

當灸足少陰腎經之脛曰復溜穴又刺足太陽膀胱經

即足小指之井穴至陰蓋足少陰之井在足心名湧泉

穴故不曰指今曰指井則是足太陽膀胱之井穴與腎

為表裏故刺之耳復溜是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鐵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至陰足小指外側

去九申如非葉鐵一分留三呼灸二壯

瘡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五腧俞背俞各一適行於血也

此重言瘡脉滿大急者之刺法也背俞即太杼五腧俞

即噫嘻適行至於血者即適肥瘦出其血也

瘡脉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此言瘡脉緩大虛者當用藥而不用鍼也蓋瘡脉緩大

與前滿大急小實急者異矣而又兼虛則便宜用藥以



調理之不宜輕用鍼以出血也若出血則益虛矣  
凡治瘡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此言治瘡貴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即可以治  
之也前篇曰無刺瀉瀉之熱無刺渾渾之脉無刺漉漉  
之汗為其氣逆未可治也又曰自其盛時必毀因其衰  
也事必大昌又曰瘡之未發也陽未并陰陰未并陽因  
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  
氣逆也皆言當治之于未發之先而不可治之於已發  
之後耳此則言治之於未發之先者其時候止如一食  
之頃或用鍼或用藥即可以治之矣若過此食頃而至

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為矣

諸瘡而脉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  
小豆者盡取之

此言諸瘡之脉不見者當有刺之之法也諸瘡而脉不  
見邪盛故脉沈當刺手足十指間并穴出血血去則瘡  
可已又必先視其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以出血也  
十二瘡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  
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  
不已刺舌下兩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  
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脉者廉泉也



此言刺十二經之瘡者當曲盡刺之之法也十二經之瘡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經脈氣之病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勢衰二刺則知其甚衰三刺則病已矣如不巳當刺舌下兩脈出血乃任脈經之廉泉穴也如不巳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盛經以出血又兼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俠脊者則大杼風門穴也廉泉頰下結喉上四寸中央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委中膈中央約文動脈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大杼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鐵二分留七呼灸三壯風門一各熱府二椎下兩旁去脊各一寸半鐵二分留七呼灸五壯

刺瘡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

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痛者先刺郛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此言凡刺瘡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以先刺之也瘡發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上星百會穴及兩額之懸顱穴兩眉間之攢竹穴以出其血先項背痛者先刺其項之風池風府穴背之太杼神道穴以出其血先腰脊痛者先刺委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心經手陽明大腸經及十指俱出其血皆并穴也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胃經及足十指間之并穴以出其



風瘡瘡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此言刺風瘡之法也風瘡之發則汗出惡風當刺足三

陽經背俞之血者即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胃俞足少

陽膽俞是也膀胱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

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鐵二分留六呼灸三壯胃俞十二椎下

十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鐵二分留七呼灸七壯膽俞

筋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附髓病以鑱鍼絕骨出血立

已筋洪符反此言刺筋痠痛甚之法也筋痠痛甚不可按者按之益

痛也名曰附髓有病當以靈樞九鍼論中第一鍼曰鑱

鍼者鍼其足少陽膽經之絕骨穴以出其血則病自已

矣足外踝上三寸動脈中身體小痛刺至陰

此言刺身體小痛之法也身體小痛則邪感太陽經而

其邪未深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井穴至陰也足小指

爪甲如韭葉鐵一分留五呼灸三壯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刺諸陰經井穴之法也上文言太陽至

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手足六陰經之井穴慎無出血

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手足六陰經之井穴慎無出血



當間日以刺之則其邪氣自泄不必至於山血也  
瘡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

此言瘡有間日而作者即其渴不渴而當分經以刺之  
也瘡有間日而作但不渴者熱未甚也當刺足太陽勝  
胱經之穴亦有間日而作而發渴者熱之甚也當刺足  
少陽膽經之穴蓋邪有淺深斯有渴不渴之分也故刺  
之者有三陽一陽之異如此

溫瘡汗不出為五十九刺

此言刺溫瘡而汗不出者當另有刺之之法也五十九

刺見刺熱篇第三十二靈樞熱病第二十三

四卷終



